

第一章 熱愛靈異事件的人

仲夏之夜，悶熱的氣候讓人情緒浮躁，台中西屯區路旁的一間便利商店前，坐了三名年齡相仿的年輕人，正喝著飲料談天。

「是真的啦！為什麼你都不相信我啊？」一名年紀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女孩，頂著一臉與年齡不符的濃妝，對著另一名瘦小的男子說道。

瘦小男子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說：「拜託！妳說的實在很難讓人相信啊！」

「就是因為你這種態度，所以我今天才找學長出來說這件事！」女孩對著另一名身材高挑的男子，狀似親暱的笑著說：「羽昇學長，你一定要相信人家說的話喔！」瘦小男子不悅地說：「喂！妳別忘了，妳的男朋友可是我啊！幹麼和別人一副親密的樣子，還撒嬌！」

「白痴！你吃什麼醋啊？」女孩厭惡的瞪了瘦小男子一眼，卻又轉頭對著魏羽昇嬌笑道：「羽昇學長，你別理這個笨蛋！我和你的關係太好，他才會……」

「所以，到底是什麼事呢？」魏羽昇頗感無趣地打斷女孩的話後，加重語氣地說道：「我們在學校只、見、過兩次面，是妳說有很重要的事要說我才來的。」

「是啊！是啊！是真的很重要的事哦！」女孩不理會魏羽昇的不耐煩，自顧自地說道：「在東海大學內，羽昇學長某方面的知名度可是很高的呢！」

魏羽昇歎氣道：「妳到底想說什麼？」

「咦？我沒記錯的話，羽昇學長最感興趣的話題，應該是……」

就在魏羽昇即將失去耐性的時候，女孩拋出了這句話，而聽到了這句話的魏羽昇，像是聽出了什麼隱藏的訊息，眼睛一亮。

「妳……難道妳……」

「沒錯！我遇到了靈異事件呢！現在，學長你有興趣知道了嗎？」女孩笑道。魏羽昇突然整個人跳了起來，雙手撐著桌面，雙眼瞪著女孩說：「妳真的遇見了靈異事件嗎？」

女孩微笑道：「看來，羽昇學長喜歡靈異事件的傳聞，一點也不假呢！」

瘦小男子在一旁用右手托著腮，喃喃地說：「等到聽完之後，就不會覺得有趣了啦！」

「你閉嘴啦！不想聽就去旁邊啦！不要妨礙我和羽昇學長說話！」女孩吼了瘦小男子後，又用異常溫柔的語氣對著魏羽昇說：「羽昇學長，你別理他，要不是事情和他有關，我也不會叫他一起過來！」

「所以，事情的來龍去脈到底是怎樣？」魏羽昇雙眼炯炯有神，充滿興趣的問道。女孩愣了一下後，歎了口氣道：「看來，現在除了和事件有關的話題，其他的事情都已經無法讓學長提起任何的興趣了吧？」

「快說！快說！」魏羽昇催促著。

女孩無奈，將頭微微抬起，似乎正在整理思緒一般，過沒多久，她面色凝重起來，幽幽地開口，「事情，是發生在前天晚上……學長你也知道，現在學校剛放暑假嘛！不過我並沒有回老家去，當天我與朋友一同到市區的百貨公司逛了逛，回到我和男友的租屋處時已是晚上六點多了。」

「而我男朋友……」女孩指了指瘦小男子後，接著說道：「他平時是在餐廳的晚班時段打工，而現在因為暑假的關係，為了想多賺些錢，便轉到了正常班。」

「那晚我回到了家，正坐在沙發上想休息一下的時候，手機突然響了起來。我拿起手機一瞧，是這傢伙傳了訊息給我。」

「一開始傳的內容也沒什麼，不過就是『妳到家了嗎』、『剛剛逛了哪些地方』、『我今天要加班，要晚一點才能回去』這類的廢話。」

魏羽昇點了點頭，專注地聽著女孩的敘述。

女孩喝了口冰拿鐵咖啡，「不過就在我傳了一句『那麼，你是幾點才要回來』之後，這傢伙就開始不讀不回了。」

「我一開始也不介意，便開始整理剛買回來的東西，不過整理到一半時，我抬頭看了一下牆上的時鐘，這下可不得了啦！這傢伙竟然過了十分鐘還沒回傳訊息給我，學長你說，這傢伙該不該死？」

魏羽昇沒答腔，他完全不覺得才十分鐘而已有什麼好該死的。

「我又等了好一會兒，他好不容易才又傳了訊息過來，沒想到隔了這麼久傳過來的一句話，竟然是『救命』兩個字……」

魏羽昇聽至此時愣了一下，轉頭望向身旁瘦小的男子一眼，瘦小男子雙手一攤，聳了聳肩後，示意要魏羽昇接著聽女孩繼續說下去。

濃妝女孩指著魏羽昇後說道：「啊！羽昇學長，我那時的反應就和你現在一樣呢！我們倆的個性還真像啊！我當時看見『救命』兩個字，也是整個人愣了一下，不知這傢伙到底在做什麼，誰知我還沒反應過來，又收到了一次寫著『救命』的訊息。」

「我原本還想，是不是這傢伙正和別人在傳訊息卻不小心傳錯傳給了我？又或者是在工作上偷懶被餐廳經理抓包，正要被開除之類的事情。誰知道接下來，這傢伙竟連續傳了十三次的『救命』給我。」

「這下我覺得不太對了，連忙回傳了一句『你到底在搞什麼鬼啊』，沒想到訊息竟然又不讀不回了。我等了五分鐘後越想越不對，就在我想再次問這傢伙狀況的時候，他竟傳了一句『有人正在追殺我』。」

「開這種玩笑可就太超過了吧？誰知道不等我回傳訊息，這傢伙竟連續傳了一連串訊息給我——」

「他說：『追殺我的人快追上我了，我該怎麼辦？』接著是『糟糕了，我不小心跑進了一條死巷子內，我大吼大叫著救命，但附近沒有一個人出來救我，那個人手上拿著一把刀子，站在巷子口瞪著我，我現在該怎麼辦？他舉起刀子揮了過來，把我的腳筋給割傷了，我已經……跑不動了。他整個人壓在了我的身上，我無法動彈。他一刀就將我的兩隻手掌剝了下來，我好痛啊！他將我的頭給拉了起來，刀子橫放在脖子上，接著我應該是完蛋了吧。』」

「可以先等一下嗎？」魏羽昇打斷了女孩所說的話，「不合理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，單就手掌被剝下來一事，那麼之後的訊息是怎麼傳的？而且被追殺時還有空一直傳訊息？這……」

「因為事情還有後續喔！」女孩吞了口唾沫後道：「我也覺得很不合理，所以我當下覺得應該是這傢伙在和我開玩笑吧？要編也該編的像樣一些吧？正當我想打電話過去罵人的時候，這傢伙卻先打了電話過來給我。

「他開口就是一句『寶貝，妳在幹麼啊？回家了沒啊』，哼！我都快被他傳的那些無聊訊息氣死了，他竟然還給我裝沒事？我當然是不會給他多好的語氣啦！我就脫口說：『正在看你傳的那些無聊訊息啦！』沒想到在電話那頭，這傢伙竟然說：『什麼？我傳了什麼訊息啊？』

「我整個人火冒三丈，大聲說：『什麼訊息？就是你剛剛傳的那些啦！回到家沒看到你，結果你還傳那些無聊玩笑，你真的覺得戲弄我很好玩嗎？』但這時電話那頭卻安靜了一會兒，我才聽他說：『可、可是，我沒有傳訊息給妳啊！』

「我當然不甘示弱的回道：『你在說什麼啊？你沒有傳訊息給我？難道是鬼傳給我的嗎？』電話那頭停頓了一下後說：『啊！該不會……該不會是我的帳號被盜了吧？剛剛那些的訊息就是盜帳號的人在開玩笑……』」

「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啦！因為我正和這傢伙通電話的時候，手機還是一直傳來收到訊息的聲音，我也在通話中拿開手機看了一下，手機還一直彈出『救命』、『我好痛』這類的訊息。可是，我還是覺得很生氣，便對著電話說：『誰知道啊？也許是你用兩支手機，一邊跟我講電話，一邊用另一支手機在傳這些無聊訊息啊！』

「『天地良心啊！我怎麼會做這麼無聊的事啊！妳要相信我啊！』電話那頭傳來這句話，安靜了一下後，他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一樣的說：『對了！妳剛剛有說，妳已經回到家裡了，對吧？』」

「我沒好氣地說：『對啦！那又怎麼樣？』接著這傢伙便說：『那就好辦了，只要妳打開客廳的冰箱，就能證明我沒有騙妳啦！』」

「我實在不知道這傢伙要我打開冰箱是想證明什麼，但我正在氣頭上，也就沒有想這麼多，於是我走到了冰箱前，邊拉開冰箱門邊對著手機說：『你到底是想怎麼證明啊？』沒、沒想到，當我拉開了冰箱的門後，看到的，是這傢伙的頭顱！冰箱內的置物架上流滿了紅通通的血液，頭顱旁邊還放了支正在通話中的手機，還聽見他幽幽地說：『妳看吧！我只剩下了一顆頭，是要怎麼打字傳訊息給妳啊？』」

說到這裡，女孩跟她男友似乎都覺得毛骨悚然，沉默不語。

「然、然後呢？」魏羽昇終於打破沉默。

女孩囁嚅地說道：「然後……然後我就嚇昏啦！」

「然後啊！」瘦小男子接口說道：「然後等我下班回到了租屋處，看見她昏倒在打開的冰箱前，連忙將她搖醒。誰知道她一睜開眼，見到了我之後，竟嚇得哇哇大叫，聲音大到連隔壁的住戶都跑過來瞧，幸好沒有人報警，否則事情還會鬧得更大啦！」

女孩氣呼呼地說：「我才剛看到你的頭冰在冰箱裡，你還要我冷靜的裝沒事嗎？啊！完了，我現在一看到你，就想起那顆放在冰箱裡的頭……噁！」

魏羽昇看了看眼前的兩人，不解地問道：「所以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「怎麼一回事？這不是擺的很明了嗎？」瘦小男子聳聳肩道：「一切都是幻覺啦！她不知吃錯了什麼藥，腦子不清不楚的。」

女孩怒道：「喂！誰腦子不清不楚啊？你把話給我說清楚！」

瘦小男子不以為然的說道：「妳的手機裡完全沒有妳所說的那些奇怪的訊息，當晚的通話記錄也沒有我打給妳的記錄。就連我們隔天一早跑去電信公司調通聯記錄，上頭也完全沒有妳所說的這些記錄。妳說，這難道不是妳自己幻想出來的嗎？」

魏羽昇看了瘦小男子一眼道：「那麼，你是事先完全不知情的就回家囉？」

瘦小男子道：「當然啊！就連我的手機也完全沒有撥打電話及傳訊息的記錄，這就是最好的證明了吧？」

魏羽昇專注的看了瘦小男子好一會兒後，突然伸出雙手摸了摸他的脖子處。

瘦小男子嚇了一大跳，將身子縮了起來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想幹麼？我、我只對女孩子有興趣啦！男人……我不行！」

魏羽昇愣了一下後笑道：「啊！抱歉、抱歉！我只是想確認一下，你的脖子上是否有任何的傷痕。」

女孩聽了之後開心地笑道：「啊！羽昇學長，所以你相信我所說的話吧？果然我們很合得來啊！」

「我只是想實事求是的找出真相罷了！」魏羽昇果斷地否定了女孩的話，「雖然因為我的興趣，只要一聽到有靈異事件發生，我便會想要參與其中，不過至今為止，倒是還沒遇見任何一件真正的靈異事件。」

女孩急道：「可、可是，我剛剛所說的，是千真萬確的事啊！」

「如果妳剛剛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，那麼，這便是一件真的靈異事件了。」魏羽昇拿起已退了冰的茶飲喝了一口道：「不過，這件事情只有妳一個人體驗到，所以，我並沒有辦法去證實是否曾經發生過。」

「是沒錯啦！」女孩啾啾道。

「所以，我沒有辦法幫妳什麼忙，抱歉啦！不過還是要謝謝妳讓我聽了個不錯的故事。」

魏羽昇話一說完，便想要站起身來，不料女孩這時開口道：「不！羽昇學長，你能幫我一個忙的……倒不如說，這才是今天找你出來的真正目的啦！」

「喔？是什麼事情？」

「羽昇學長，今天讓我去你那邊睡吧？」

不顧瘦小男子及魏羽昇訝異的表情，濃妝女孩故作嬌媚狀道：「你也知道，在租屋處遭遇過那種事情，我哪還能待的下去嘛！只要一待在那個屋子內，我腦子就會浮現出冰箱裡冰著一顆腦袋的畫面，我實在是受不了啦！老實說，這兩天我完全沒辦法睡覺，只能睜著眼直到天亮，更何況旁邊躺的是……」

瘦小男子忙道：「我、我可沒對妳怎麼樣啊！」

「可是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會想起來啊。」女孩瞪了瘦小男子一眼後，又對著魏羽昇撒嬌道：「羽昇學長，你就可憐可憐我嘛，如果你願意讓我過去你那邊睡，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喔！對了，我先請你喝杯咖啡吧！你等我一下。」

不等魏羽昇回答，女孩便起身進了便利商店裡。

魏羽昇以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看了瘦小男子一眼，男子苦笑了一下後，卻表情正經了起來，低聲開口。

「如果，她剛剛所說的話想要有個解釋，那麼我想，應該跟我前女友有關係。」不等魏羽昇做出反應，瘦小男子指了指便利商店的方向說道：「其實，當初她是第三者，那時不知道為什麼，她是在知道我有女朋友的情況下，主動接近我的，而我也沒有把持好自己，和她在一起了……」

「但是那時因為我的膽小，我不敢告訴我的前女友這件事，卻沒有想到，她竟然開始在網路上散佈一些謠言，造成了我前女友的困擾。學校的交際圈子其實是很小的，她散佈的謠言很快的就傳了開來，受到了同儕之間的排擠後，我前女友一時想不開而輕生了……」

魏羽昇瞪著瘦小男子道：「你是說，如果前天發生的事情是真的，那麼有可能是你前女友回來報復？」

瘦小男子沉默了片刻才回答，「這是我所能想到，唯一合理的解釋。」

「你們可真是相配啊，如果事情真的如你所說，那麼，這件事也只有你們自己能解決了。」魏羽昇站了起來，冷冷地看著瘦小男子說道：「看是你或是你女友誰要付出代價來安撫你前女友的靈魂，你們就自己去討論吧！我還有事，先走了。」不等瘦小男子有所反應，魏羽昇便起身離開了。

魏羽昇騎著機車，馳騁在夜晚的馬路上頭，讓微涼的夜風盡情的吹撫著自己鬱悶的胸口，似乎如此，才能稍稍舒緩剛才那種不舒服的感覺。

「那兩個人是怎麼回事啊？女的去勾搭已有對象的男人？男人背著自己的女友和其他女人胡搞？他們是有病啊？對感情忠誠是這麼困難的一件事嗎？」魏羽昇忍不住自言自語的抱怨起來。

他沿著西屯路往市區的方向前進，時間已近午夜，但平時依然車潮眾多的時刻，今日不知為何，卻只有稀稀落落的幾輛人車經過。

魏羽昇將機車轉進福林路的一條巷子裡面，在一棟新建的集合式住宅大樓前停了下來。

魏羽昇抬頭看了看大樓，大樓樓高十五層樓，有著氣派的大廳與造景庭園，不過，入住的住戶似乎還不太多，並沒有幾扇窗戶透出燈光。

「買在這裡？價格應該不便宜吧？」他喃喃說道。

魏羽昇獨自一人在深夜時分來到了這座大樓，是有著特殊原因的。

最近魏羽昇的叔叔在此處置產，經過了一陣裝潢後，原本懷抱著入住新家的雀躍心情搬進了這棟大樓，但沒想到在搬入的第一個晚上，就遇見了奇怪的事情。半夜無人的客廳，可以聽見有人在四處走動的腳步聲；廚房裡的櫥櫃門明明緊閉，但內部置放的鍋子竟會發出敲打的声音；廁所內的水龍頭會自動的轉開，流出大量的自來水，但只要有人進入察看，水龍頭就會自己緊閉，只留下濕漉漉的洗手

台面。

連續兩天的各種奇怪現象，令魏羽昇的叔叔一家無法忍受，遂收拾了簡單的換洗衣物後，逃難似的住進了附近的旅館內。

魏羽昇的堂弟想起了對靈異事件很感興趣的堂哥魏羽昇，昨晚便問他要不要來體驗一下，也是想要找個人確定到底是他們一家的錯覺，還是真有其事。

不過，魏羽昇等了一會兒後，堂弟並未出現。

魏羽昇撥了通電話給堂弟，堂弟似乎是被這兩天的經歷嚇壞了，不敢再次上樓，在管理室中寄放了電梯磁扣和大門鑰匙後，就跑到了附近的便利商店待著，在電話之中央求魏羽昇幫忙獨自上樓察看。

拗不過堂弟的懇求，電話掛上之後，魏羽昇便進入了大樓之內，向管理員拿了磁扣與鑰匙，獨自一人搭著電梯上樓了。

電梯門一打開，只見樓層中僅有著五戶住家，魏羽昇將鑰匙插入了最中間的住戶房門處，「啪！」的一聲，厚重的硫化銅門便打了開來，卻在此時，魏羽昇聽見了微弱的女孩子交談的聲音。

「啊！梓翹！等一下，錯了！」

「啥？我不會錯的啦！虹魅，妳待在旁邊看著……」

魏羽昇愣了一下，剛剛他似乎聽到有人在說「紅媚」？是同音異字，還是他想的那兩個字？是……是孫紅媚嗎？

不會吧！孫紅媚幾天前已經回台南了啊。

不過，魏羽昇再次凝神細聽，卻不再聽見任何的交談聲音。

「是我聽錯了嗎？」

魏羽昇搖了搖頭後，便踏進了屋內，隨手關上了大門。

他左右環視了一下，屋子內部已裝潢完成，客廳能看見做了造型的天花板，電視主牆處用著以「銀狐」為名的大理石牆面，並且做了對花拼貼；牆面做了黃金柚木的原木貼皮腰牆，上方貼了素色碎花壁紙；地面則是鋪設了白松紋的超耐磨地板；開放式的廚房也能見到酒紅色結晶鋼烤門板的系統廚具，就連其餘傢俱電器也應有盡有。

「叔叔這兩年賺得滿多的吧？看的出來花了不少錢裝潢，不過……風格略顯老氣。」魏羽昇自言自語道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他聽見一陣「叩叩叩」的敲門聲音。

他愣住了，在半夜的時候，會有誰來敲別人家的門呢？而且也不按電鈴。

下意識轉身將大門打了開來，他卻沒看見半個人在外頭。

「我聽錯了嗎？奇怪……」魏羽昇搔搔頭後，又將大門關了起來。

不料，大門又響起了急切的敲門聲。

魏羽昇呆了一下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，而且這扇門上也沒有可看外面的貓眼，隨著敲門聲越發急促，他又一次將大門打了開來，卻依然沒有看見半個人在外頭。

魏羽昇將頭探了出去，左瞧瞧，右看看。

由於魏羽昇的位置處在樓層的正中央，距離兩側的電梯及逃生出入口都有著一段

距離，就算奔跑也應該能看到人影才對，但是此時卻沒能看見任何的動靜。

「難道……難道是隔壁有人正在看電視，電視之中所傳出的音效剛好被我聽到？」

魏羽昇試圖說服自己，但在內心深處也知道，似乎事情與他所想的不太一樣。

就在魏羽昇抓著門把，慢慢地將大門給關上的時候，大門發出了一陣「砰砰砰」的聲響，就像是有人正用著拳頭使勁的捶打著大門一般。

魏羽昇知道這並不是電視所發出的聲音，因為他的手並沒有離開大門門把，而捶打大門的震動正透過大門門把傳遞到了他的手上。

魏羽昇猛然將大門打了開來，但大門外頭依然一個人也沒有。

「該不會，我真的遇到了？」魏羽昇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退後了幾步，又上前將大門關上鎖了起來。

為什麼要將大門鎖上這點，連魏羽昇也不明白，或許是人在面臨恐怖的事物時的下意識反應。

自己不是一直期待著能夠親身體驗靈異事件嗎？不料真的遇見了，內心的恐懼竟是如此之大。

然而，這種害怕沒有壓倒他對靈異事件的好奇，要不然他早就躲了起來，而不會想要看看會有什麼出現在他眼前。

魏羽昇退到了客廳的中央，等了一會兒，但大門卻不再出現敲門的聲音。

「是我聽錯了嗎……不！剛剛敲擊的震動很明顯，不可能會錯啊！那麼…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魏羽昇感到非常的疑惑，在客廳站著不動，過了五分鐘後，才歎了一口氣，「是最近太累的關係嗎？產生錯覺之類的……」

確認過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後，魏羽昇走向了主臥室內，習慣性的進了房間後便帶上了房門，卻在轉身之時，聽見「叩叩叩」的聲響。

聲音非常明顯，並沒有任何的距離感，或者被阻隔而變弱的感覺，所以聲音的來源並非是來自於客廳外頭的大門處。

魏羽昇極度不想承認，但事實是這麼的明確——

此時，他所處的房間外面，正有人在敲著房門。

「不……不可能，我剛剛在客廳裡根本就沒看到半個人，更沒看到有人進出。」

魏羽昇蹙眉，回憶著外頭客廳的擺設，但怎麼想也無法想到，外頭有任何一個空間能夠躲著人。

魏羽昇連想說服自己，屋子裡早就躲著一名小偷也做不到了。

不過就算是小偷，也不可能來敲門吧？

那麼，外頭又是誰在敲著門呢？

就在他思索的同時，敲門聲戛然而止。

突如其來的寧靜反而讓魏羽昇更加疑惑，伴隨著遠處幾聲淒厲的狗叫聲，氣氛詭異到了極點。

魏羽昇忍不住想打開房門瞧一瞧，理智告訴他不該如此，但情感上又想要了解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終究伸出了手握住門把。

就在他握住門把之際，房門又響起「砰砰砰」的劇烈聲響，連房門都微微搖晃，嚇得他連忙鬆開了手。

事實非常明顯，房間外頭正有人在敲打著房門。

想到此處，魏羽昇突然露出了微笑，因為如果真的是靈異事件，除了敲門，應該還會發生其他的事情，甚至鬼也可以直接來嚇他啊，就像鬼片裡面，門跟牆怎麼阻擋得了鬼魂的入侵？

所以除了外頭有人這一點之外，不可能有其他的理由能解釋了。

「大概是我漏了什麼地方沒看見，而有某個人躲在外頭開玩笑吧！」一想到此處，魏羽昇便鬆了一口氣，更為了自己剛剛膽小的反應而感到可笑。

「也許是我平時對於靈異事件太過有興趣，所以小華才會找我過來，開了這麼一個玩笑？」既然是這樣，他也沒有理由再待下去了。

魏羽昇伸出了手，正想打開房門出去，背後卻在此時傳來了一陣「咩咩咩」的聲響，這讓他又愣住了。

因為他記得這間房間一打開門，便能看見一片透亮的氣密窗，而窗戶外頭就是垂直的牆面，並沒有類似陽台一般可供人站立的落腳處。

那麼，為什麼身後的窗戶會發出有人用手指輕敲著玻璃的咩咩聲呢？

就在魏羽昇猶豫著該奪門而出或是轉頭瞧個清楚的時候，魏羽昇又聽見了「啪」的一聲，然後是「喀啦！喀啦！喀啦！」的聲音。

這聲音能讓他輕易的想像出發生了什麼事——有人打開了窗戶的勾鎖，並將窗戶給推開了。

窗外不可能有人，那開窗的人只能在屋裡……

魏羽昇快速的在腦海中回想這間房間的傢俱配置，唯一有辦法躲人的地方，只有一座衣櫃而已，但是這座衣櫃就在他面對的牆面上，並沒有打開。

那麼，究竟是誰自房間內，打開了窗戶呢？

一想到此，魏羽昇嚥了嚥口水，心中又是興奮又是緊張，無法再用有人潛入的理由說服自己，他打開門衝了出去。

就在他從玄關打開了大門跑出去之時，魏羽昇突然撞到了一名女孩，雙方禁不住衝擊的力量而跌倒在地。

「哎喲！怎麼會痛……」女孩捂著頭道。

魏羽昇揉了揉屁股，定眼一瞧，眼前是一名身著短袖白襯衫及白色短牛仔褲，卻在腰間繫著一條細版的深紅色皮帶的年輕女孩。

女孩撥了撥長髮後，呆呆地望著魏羽昇。

魏羽昇見到了女孩的面孔，驚訝地指著她大聲叫道：「孫紅媚！妳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第二章 回家路上遇到鬼

女孩眨著會說話似的水靈雙眼望著魏羽昇，不過，表情依舊顯得呆滯。

「哈囉！回神了！」魏羽昇伸出右手在女孩的面前揮了揮，看她還是呆呆的，他不禁問：「妳怎麼了？不過就撞了一下，妳沒事吧？」

不料女孩一開口竟說：「你、你認識……認識我嗎？」

魏羽昇呆了一下後，好笑地說：「我當然認識妳，妳到底在幹麼？居然一副不認識我的樣子。」

女孩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其實，不單單不認識你，我連我自己是誰都不記得了……」

魏羽昇蹙眉，旋即又笑開，「妳這是在玩什麼遊戲？還是在開我玩笑？妳演技不錯嘛，下次可以挑戰演個失憶的角色。」

女孩搖搖頭，「不是演技，也不是在玩，我是真的不記得了。」

魏羽昇沒想到話都說到這樣了，對方還是如此堅持自己不記得，於是問：「那妳說，妳為什麼會不記得，是怎麼回事啊？」

「簡單來說，就是失憶啦！」女孩歎了口氣道：「很扯吧？這種像是小說才會出現的事件竟發生在我的身上，所以我才會迷路到這裡來啦！」

魏羽昇疑惑地打量她。

雖然聽過遭遇車禍會失去當下的記憶，或者記憶混亂的事情，可是完全失憶連自己是誰都記不得這種事在現實生活中很少遇到，最常出現的就是電視劇和小說裡。魏羽昇實在是不怎麼相信她的說詞，然而他忽然想到一件事——他有好一段時間聯絡不到她了。

也許，她真的發生了什麼意外？

他不禁緊張地問：「怎麼會？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……哈囉！我失憶了，你還記得嗎？」女孩再次苦笑道：「既然我都已經失憶了，我怎麼還能記得我曾發生什麼事呢？」

「這……說的也是。」魏羽昇一邊說話，一邊仔細的觀察她，覺得她那種苦澀的神情很真實，再想想如果是開玩笑，到現在也該玩夠了，沒必要一直裝，再說，她說自己失憶有什麼好處？

這麼一想，魏羽昇的心裡就轉而充滿擔憂了。

邊思忖著該怎麼幫她，他站起身來，伸出了手拉了女孩一把。

「不過，」女孩拍了拍身上的灰塵，頓了一下後道：「我好像……好像曾經在哪裡見過你……」

「是、是啊！我們是認識的啊！」魏羽昇已經相信她是真的失憶，聽她顯然對自己已有印象，略微激動地說，「我是魏羽昇，現在在唸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，我們是在半年多前認識的，常常一起唸書……」

「等、等一下啦！」女孩臉紅了一下道：「為、為什麼說得好像我們很熟一樣？我們……我們很熟嗎？你真的……認識我嗎？」

魏羽昇拍著胸脯道：「當然啦！妳叫孫紅媚，是東海大學中文系大二的學生，很喜歡紅茶，只要出門在外，能夠點紅茶的時候妳是不會點其他飲料的，而且還喜歡吃甜食！」

「嗯……名字我倒是記得，不過並沒有想起姓氏。孫紅媚……嗯？為什麼啊……」孫紅媚在聽完魏羽昇所說的話之後，陷入了沉思之中，突然，她像是想起了什麼，眼睛瞪大問：「我們、我們是不是在東海大學的圖書館認識的啊？」

「沒錯！」魏羽昇打量她，「妳想起來了？」

孫紅媚笑了笑：「有稍微想起一些啦！好像我遇到你的時候，你手中的資料掉到了地上，不過你並沒有發現。我把資料撿起來之後，因為不知你叫什麼名字，便拍了拍你的肩膀喊了一聲『喂』，沒想到你竟回過頭來，訝異地問我說：『妳……妳怎麼知道我姓魏？』從此以後，我就只叫你『魏』……我說的對嗎？」

魏羽昇點頭，「沒錯！」

孫紅媚沉吟道：「原來如此啊！所以才會從圖書館出來嗎？」

「什麼東西從圖書館出來？」魏羽昇不解地問道。

孫紅媚回過神來道：「啊！我、我是說……我是說我的記憶啦！突、突然想起我們在圖書館認識嘛！哈哈！」

魏羽昇沒有追問，看了看孫紅媚，疑惑道：「不過……我們才幾天沒見，妳變得……白了很多啊！」

孫紅媚瞪了魏羽昇一眼道：「你什麼意思？說得好像我以前黑黑黝黝的一樣？」

「不！不！我、我沒有那種意思啦！」魏羽昇急忙解釋道：「我是說，妳的皮膚變白了很多啊，就像是生病了一樣沒有什麼血色。」

「哦。」孫紅媚想了想後道：「應該是我這幾天都待在室內，沒有曬太陽的關係，女孩子嘛，總是希望自己皮膚白白的，比較好看啊！大概是我膚質好，所以白得快，嘿嘿！」

魏羽昇擔心道：「不過，這算是蒼白吧，妳該不會是生了什麼病吧？」

孫紅媚笑道：「生病？我得了『失憶症』嘛！嘿嘿！」

魏羽昇雙手抱胸，蹙眉提議，「是啊！妳得了失憶症，還是應該要到醫院去做個詳細的檢查與診療吧？我有認識的醫生……」

「不行！不可以！」孫紅媚舉起右手，比了個手勢阻止魏羽昇繼續說下去。

魏羽昇愣了一下後又道：「那麼，我們到警察局報案吧！妳的家人應該也很擔心妳，畢竟失去了妳的消息，我手邊沒有妳老家的電話，只能去警察局了。」

「不行！不可以！」孫紅媚再次舉起右手，阻止他。

魏羽昇露出了無法理解的表情看著孫紅媚，還隱約有點懷疑。

孫紅媚連忙解釋道：「魏，你想想，我、我應該是遇見了什麼事情，而這件事情嚴重到讓我失去了過去的記憶，因此對於回憶，我有點害怕。所以……所以如果能夠讓我慢慢地接觸一些過去熟悉的事物，緩緩地想起過去的事情，不要太過度的刺激，是不是這樣比較好啊？我是這麼覺得的啦！」

……總覺得怪怪的啊！

魏羽昇心想，可是看她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，怎麼也不想去警察局和醫院，心就軟了，就在此時，他發現了孫紅媚的眼神正望著自己的身後。

魏羽昇突然想起，身後就是剛剛發生了一些怪事的地方，於是猛一回頭望向屋內客廳處，不過，並沒有看到任何的東西。

魏羽昇又將頭轉了回來，卻見到孫紅媚正對著空無一物的客廳揮了揮手。

「孫紅媚，妳……妳在做什麼？」

「啊！剛、剛剛有一隻蚊子在這裡飛來飛去的，很惹人厭，所以我想趕走蚊子。」這時，魏羽昇的腳邊，突然被東西碰了一下，他一瞧，一支智慧型手機掉到地上。

「怎麼這支手機就像是被人從屋裡丟出來的一樣？」魏羽昇撿起了手機，喃喃說道。

「這支手機是我掉的啦，正巧你剛剛移動腳步踢到，就彈了起來碰到你，你才會誤會啦，房子裡又沒人，誰會拿手機丟你。」孫紅媚笑著說道。

魏羽昇將手機遞給了孫紅媚，「沒見過的手機型號呢！是新出的嗎？和妳之前的手機不一樣。」

孫紅媚解釋，「我之前的隨身物品都不見了，這支手機是後來才辦的，門號也是新的。」

「難怪前兩天打妳的電話都關機無法撥通，原來是這樣啊！」魏羽昇再次瞧了瞧身後的屋子道：「不過，其實這裡……不太對勁，我看我們還是換個地方說話好了。」

孫紅媚點了點頭道：「說的也是，我們先離開這裡再說吧。」

兩人坐著電梯下了樓後，魏羽昇道：「孫紅媚，妳先陪我到路口的便利商店一下好嗎？我堂弟在那裡等我。」

孫紅媚笑道：「我無所謂啊！反正我現在沒有地方可去。」

兩人便信步走向路口的便利商店。

便利商店內的座位區裡，只有一名穿著T恤和短褲的年輕男子，正在座位上頭百無聊賴地看著四周，一見到魏羽昇進到店裡，便揮著手大聲說道：「喂！堂哥！」等到兩人接近，他立刻就注意到了孫紅媚，注意力完全被轉移了。

「咦？你三更半夜地帶著那麼可愛的女孩子到處跑？哇……」他促狹地說。

「別亂說話！」魏羽昇拉了張椅子坐了下來道：「小華，叔叔那間屋子，我剛剛進去過了……」

「小姐，妳叫什麼名字啊？」小華不理魏羽昇，笑嘻嘻地對著孫紅媚搭著話。

「她是我學妹啦！她現在生了病，你別煩她！」魏羽昇對著堂弟說。

小華笑道：「哦？生病？看不太出來啊！感覺很活潑、很有精神的樣子。」

孫紅媚也坐了下來，笑咪咪地道：「因為我的病不會讓人精神不佳啊！我得的是失憶症啦！」

小華哈哈笑，覺得這女生很會說笑話，又打趣地看了眼堂哥。

魏羽昇卻點點頭道：「是啊！我是剛剛從你們家出來的時候，在樓上走廊碰巧遇見了迷路的她。」

聽堂哥這麼說，小華有點半信半疑，但依照他跟那女生不熟的狀態，也不好追問是不是真的失憶，沉默了片刻才道：「迷路？我記得我爸買的那棟大樓，沒有感應磁扣是進不去的吧？那麼，你學妹是怎麼迷路闖進去的呢？」

「咦？對哦……」魏羽昇愣了一下後，和小華一同望向了孫紅媚。

孫紅媚看了看兩人，對著魏羽昇說道：「我、我是在樓下遇見還沒上樓的你啊！剛剛我不是說見到了你之後，覺得好像認識你嗎？所以我不由自主跟在你身後，

只不過你一直心事重重的，沒有瞧我一眼，我也不確定你認不認識我，一直不敢叫你，就這樣一直跟到了樓上。」

魏羽昇想起電梯裡的確有其他人，如釋重負地說道：「喔！原來如此啊！所以，我進了屋後，在屋外敲著大門的人就是妳？」

小華好奇道：「敲門？是怎麼回事啊？」

魏羽昇笑道：「其實，我剛剛在樓上遇到一些怪事啦！」

他將剛剛在樓上所發生的事情，如實的說了一遍。

孫紅媚也在途中插嘴道：「我按了電鈴但沒聲音……其實，就在我敲了大門之後，又感到很緊張，也有點害怕，想說萬一你根本就不認識我怎麼辦，所以就馬上跑到樓梯間躲起來啦！」

小華邊聽邊點著頭，等魏羽昇說完之後，接著開口提出疑問。

「大門的敲打聲，就算是你學妹敲完了之後，因為不安而迅速地跑到樓梯間躲起來好了，那麼，是誰敲著房間門的呢？」

話音一落，兩個男生同時陷入沉默。

「啊！其、其實，也是我啦！」孫紅媚不安地看看他們，舉手說道：「雖然魏一直覺得有將大門鎖上，但其實並沒有啦！根本就沒關好，我只是用手輕輕一推，就將大門推開了，可能是魏在緊張之下沒有確實的鎖上。」

「是嗎？」小華側頭思索著道：「那窗戶呢？堂哥面對著房間門，所以妳是無法進房間內的吧？那麼窗戶是誰打開的呢？」

孫紅媚支支吾吾地說道：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是、是不是魏想太多，自己嚇自己，所以才會出現一些……幻覺？」

「是這樣嗎？」小華望向魏羽昇。

魏羽昇閉起了眼睛，仔細的又將過程想了一遍後，歎口氣道：「老實說，我一直覺得我遇見的是靈異事件，但是我學妹也沒必要說謊吧？也許我真的因為被嚇到了所以記憶出了差錯，甚至自己嚇自己。」

小華卻拔高了嗓門反駁，「堂哥！我們家這一、兩天在屋內，也是有聽到一些奇怪的敲擊聲啊！這才會和你提起，也才會讓你來體驗看看的啊，怎麼可能都是人為！」

魏羽昇想了一會兒後道：「會不會你們聽到的，其實是一些像是管道間或是進排水管的水流聲音？」

「堂哥你說的我們也想過，你也知道，我們家可是做裝潢統包工程的耶！」小華攤了攤手道：「相關的事情我也聽過很多啦！例如：住在頂樓的公寓，在半夜會聽到天花板處有小孩在玩彈珠的聲音，但衝上樓看卻一個人也沒有，其實是因為白天太陽直射，到了半夜之後氣溫下降，鋼筋因為熱脹冷縮產生的聲音而已；還有住戶陽台處為了美觀，便在陽台地面鋪設了南方松木板，等到晚上時，竟聽到有人在陽台處走動，其實也只是木板正在熱脹冷縮而已啦！不過在我家所聽到的聲音，可不像是這種情況啊！倒真的像是……像是有人刻意製造出來的一樣……」

孫紅媚笑著說道：「啊！你是想說那間屋子鬧鬼嗎？放心啦！以後不會鬧鬼了

啦！」

小華奇道：「為什麼妳能這麼肯定啊？」

孫紅媚指著大樓方向道：「因為這棟大樓才剛蓋不久吧？這麼新，不會有鬼想待在那裡啦！小說中的鬼不都是在老舊的屋子裡才會出現的嗎？」

兩個男生對她這種邏輯不予置評。

「真、真的啦！相信我啦！」孫紅媚鼓著腮幫子道：「你們可以再去住看看啦！我保證不會再有這些奇怪的事發生的。」

魏羽昇想了想，沉穩地說：「小華，你們就當成是建材或建築結構本身所產生的聲音，再觀察一陣子吧！其實冷靜的想想，或許我也是因為事前聽了你們的敘述，才會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，進而產生了一些錯覺呢！」

「這麼說……也是有可能啦！好吧，我回去再和老爸說說。」

小華安靜了一會兒，似乎想到了什麼一般地說道：「對了！說到奇怪的事情，我前兩天也有聽到一件類似的事喔！」

魏羽昇道：「喔？是什麼事啊？」

「我是聽我學校一名剛畢業的學長說的。他在快畢業的時候，為了不想讓自己有空窗期，便事先應徵了一份物業管理公司的工作。等一畢業之後，他便到了一棟大樓擔任夜間大廳櫃台保全的工作。」

「大樓位於台中市的七期裡面，是完工三年的豪華建案，裡面的住戶可都是非富即貴的人物。醫生、律師等身分的不用說，就連科技業的老董、執行長也住了好幾位在裡頭！」

小華喝了口飲料後繼續說：「學長上班的第一天，由於對大樓社區內部不熟的緣故，同班的同事便讓學長待在大廳櫃台熟悉環境，而巡邏簽到的工作就先由同事一人去完成。」

「學長所待的大廳櫃台內部有一整排的監視器螢幕，其中右側有一些螢幕呈現黑色的狀態，學長詢問了同事，同事說道：『這棟大樓的電梯和梯廳是採用感應式照明，所以平時沒有人經過就沒有照明，看起來才會暗暗的。』」

「而學長位處的櫃台後方有一面大理石的隔間牆，任何住戶與訪客要出入都要經過櫃台前方，以方便人員進出的管理，而隔間牆的後方便是電梯梯廳及住戶信箱的放置位置。同事解釋完還特地走到櫃台後方的梯廳處，果然原本呈現黑色的螢幕之中，有一格亮了起來，我學長清楚看見剛走到梯廳的同事。」

小華說到這，緊張地嚥了嚥口水，「這之後學長便待在大廳櫃台熟悉業務，等時間到時，同事去各個哨點巡邏簽到，讓學長一個人待著，一直到了半夜三、四點，同事去巡邏，只剩學長一個人。學長因為第一天值夜班，作息調整不好而有點精神不濟，卻在此時聽到了身後梯廳處傳來了一聲『叮』，是電梯到達一樓並開啟的聲音。」

「這表示有住戶乘坐電梯下來了嘛！他連忙打起精神，保持坐姿端正面對住戶，不料等了半天，並沒有半個人自梯廳處走出來。正當他覺得奇怪的時候，他發現螢幕原本亮起的部分在這時熄滅了。這就表示剛剛因為有人經過而亮起的照明設

備，現在因為沒有人而不再亮了。

「這下學長覺得奇怪了，他專注的看著櫃台內的監視器螢幕，但除了偶爾見到正在巡邏的同事身影之外，並沒有看見有其他的人在走動。」

「就在學長看了一會兒之後，一個顯示電梯內部的螢幕突然又亮了起來，過了不久，學長又聽到了『叮』的一聲，隨著電梯門打了開來後，大廳櫃台後方梯廳處的照明設備也跟著亮了起來，不過學長並沒有見到任何人出現在螢幕之中。

「明明需要有人經過，才會感應點亮的照明設備，卻在沒有任何一個人經過時亮了起來，那麼，經過而引起感應的……究竟是什麼呢？

「就在學長感到疑惑的時候，螢幕又亮了起來，又有一台電梯到了一樓處打了開來，接著電梯梯廳的照明設備也跟著點亮了起來。學長感到極度的害怕，尤其他又是獨自一個人在這個陌生的場所。好不容易捱到了巡邏的同事回來，學長嚇得結結巴巴地將剛才所生的事情告訴了同事。

「沒想到同事聽完之後，對著學長道歉說：『真是不好意思！我忘了告訴你，其實梯廳的感應裝置這兩天故障了，常常沒有人經過也會自己亮。已經有通知廠商維修了，不過要等過兩天廠商才有空過來修啦！』」

「什麼嘛！原來如此啊！」孫紅媚笑著說道。

魏羽昇白了堂弟一眼，「原來只是梯廳的感應裝置壞了，不過，你這樣講還真容易讓人以為是什麼靈異事件呢！」

小華笑嘻嘻地說：「是啊！學長剛和我說的時候，我還嘲笑了他膽小哩！但現在想想，如果是我，大概也會嚇到腿軟了吧！」

魏羽昇道：「是啊，人的主觀意識可真容易被誤導啊！就像我剛才在樓上聽見敲門聲時，大概也是如此吧，哈哈！」

「啊！剛剛一開始聽的時候，真的會以為是靈異事件呢！」孫紅媚笑著說道：「不過也真巧，電梯和梯廳的感應裝置同時壞掉，而且無人的電梯下樓後，又配合好時間點亮梯廳的照明設備。哈哈！」

兩個男生本來也在笑，但孫紅媚此話一出，他們互看一眼，笑聲戛然而止。

「……不、不會吧？」小華喃喃道，臉色發白。

「難道是真的？」魏羽昇摸著下巴，也自言自語道。

孫紅媚看了看兩人後，不安地說道：「咦？怎麼了？你們表情怎麼那麼怪，我、我說錯什麼話了嗎？」

魏羽昇跳了起來，抓住小華的肩膀猛搖道：「小華！你馬上聯絡你學長，確認梯廳照明設備亮起的時候，是不是都有電梯跟著開啟？如果有的話，也許……真的是靈異事件也說不一定啊！不！還、還是看看能不能讓我過去確認吧！這種事情，親身體驗比較準。」

今晚受到驚嚇都沒打消魏羽昇對靈異事件的興趣，最終發現並非真的有鬼作祟，更讓他的恐懼徹底消失，又重新滿心都是好奇了。

小華連忙說道：「堂哥！三更半夜的，學長也不知道有沒有上班，我明天再打電話問啦！你能不能去，我也要問學長才能知道啊！你、你先別搖我啦！」

魏羽昇被提醒了之後，這才鬆開了雙手，乾笑道：「說、說的也是啦！抱歉……」小華似乎被嚇到了，趁著魏羽昇鬆手之際，連忙站了起來，尷尬地笑了笑：「堂哥，時間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啦，明天我幫你問問學長，看結果如何再和你說吧！拜！」

說完，他頭也不回，轉身離去。

魏羽昇明白自己嚇到堂弟了，看著人彷彿落荒而逃，神色不禁有點訕訕。

「你真的很喜歡和靈異有關的事情，為什麼呢？」孫紅媚笑咪咪地說道。

魏羽昇想了想才回答道：「我覺得未知的東西，很吸引我。」

「喔？為什麼啊？」

「大概是因為能夠使人充滿想像力吧！」魏羽昇一臉嚮往地說道：「例如死後的世界，究竟是什麼樣子？我們只能從宗教或是口耳相傳的傳說中來猜測，但是永遠無法在活著之時了解，如果有鬼魂的存在，是不是我們能夠跟他們溝通，進而發掘出這世界更多的奧秘？」

孫紅媚沉默了一下，猶豫的道：「也許……也許和你想的會很不一樣？」

「也許吧！」魏羽昇笑著聳聳肩，「其實能供想像的事情還有很多啦！就像小華的父親，也就是我叔叔買的屋子，如果真的發生了靈異事件，我想也是事出有因吧！」

孫紅媚問道：「會是什麼原因？」

魏羽昇猶豫了一下，還是跟她說了，「其實，叔叔家先前的經濟狀況並不是很好，但就在兩年前，生活突然好轉了起來。那時他接了一間連鎖加盟的早午餐店面的裝潢工程，光是直營店，就有五、六十間之多喔！」

孫紅媚眨眨眼，「是因為工程的數量而賺了一筆嗎？」

「並沒有那麼單純。」魏羽昇歎了口氣，「有一天，有一對夫妻找上了我爸，希望我爸能夠出面幫助他們。原來他們是我叔叔底下木工工班的工頭，因為叔叔拖欠工程款的緣故，已讓他們快生活不下去了。」

孫紅媚奇道：「咦？你叔叔不是接了很多工程，怎麼沒付工程款？」

「我爸問了親戚朋友這事怎麼處理比較好，才知道其他人也有遇到類似的情況，似乎不只這對木工夫妻被欠款，當初幫叔叔做工程的工班，大多都遇到拖欠工程款的事了。」

「聽說叔叔在一開始都付款正常，但後來只給了一、兩成的工程款，就要求工班趕快接著做下一場。」

「由於還是有拿到錢，一開始工班還抱持著信任來幫叔叔做，但是由於每場只拿到部分的工程款，導致做的越多欠的越多，終於有人受不了而找上了與叔叔有關係的人，這才讓事情曝了光。」

「這種事情旁人也不好意思出面，我爸硬著頭皮去跟叔叔開口，叔叔嘴上說好，實際上怎麼樣也不知道，時間一久就這麼的不了了之。但就在那次之後，叔叔的生活變得闊綽許多，於是有些親戚猜測，也許就是因為龐大的工程款只付了一小部分給工班，而剩下的全進了自己口袋的關係！」

說到這裡，魏羽昇神情微微凝重，「但最糟糕的是，聽說當初來找我爸的那對木工夫妻中的太太，後來因為癌症而過世了，那筆被拖欠的工程款，原本是預計準備要用來醫治她的病的……」

「唉！原來如此，是報應嗎？」孫紅媚低頭看了一下手機，突然瞪了魏羽昇一眼道：「那麼，你呢？你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嗎？」

魏羽昇愣了一下道：「我不敢說沒做過任何錯事啦！但是傷天害理？我沒有做過刻意害人的事。」

孫紅媚眯著眼睛，狐疑地上下打量他，「是嗎？這就奇怪了……」

魏羽昇不解道：「孫紅媚，為什麼妳會覺得我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啊？」

孫紅媚微微一笑，「沒有啦！隨口問問而已。」

魏羽昇見孫紅媚又瞄了一下手機，突然想起現在的時間，「喔！時間也不早了，三更半夜的，妳……妳有地方能夠休息嗎？如果沒有，要不要去我那裡？」

孫紅媚睜大了眼睛，用鄙視的眼神看著魏羽昇道：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現在能知道你在想什麼。」

魏羽昇無言，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知道妳一定猜錯了我在想什麼。」

「那麼，你到底在想什麼？」孫紅媚一臉懷疑。

「……妳忘了我那邊是整棟的出租套房嗎？」

「哦！聽你這麼一說……」孫紅媚歪著頭，若有所思。

「怎麼樣？想起來了嗎？」

「不！完全沒印象哩！」孫紅媚搖頭，聳了聳肩。

「呃……」魏羽昇搔搔頭道：「反、反正我不會對妳怎麼樣啦！妳不用擔心。」

孫紅媚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，我也知道妳不會對我怎麼樣啦！」

聽她這種語氣，魏羽昇一臉糾結，妳這麼一說，好像我真的不敢對妳怎麼樣一樣……」

「那麼，你想對我怎麼樣？」孫紅媚眯眼看他。

「沒有，沒有想怎麼樣……」他覺得他們的對話跟鬼打牆一樣。

「好了啦！到底是要怎麼樣啦！我們可以走了吧？」孫紅媚嘟嘴道。

魏羽昇也不想再繼續這個話題，率先起身往外走。

兩人走出便利商店後，走到了魏羽昇停放機車的地方，而在此時，魏羽昇望向身後的孫紅媚，竟看見孫紅媚拿著一塊草莓鮮奶油蛋糕，開心的咬了一口。

「妳剛剛在便利商店買了草莓蛋糕嗎？」

「你想吃嗎？分你一口。」

「不用了，只是我似乎沒有看見妳去買，而且便利商店好像沒有賣這麼精緻的蛋糕？」

「哎呀！這種小事你就別在意啦……嗯，好好吃喔。」孫紅媚三兩下便開心地將手上的草莓蛋糕給吃了個乾淨。

魏羽昇看她心滿意足的樣子微微笑了一下，從機車置物箱中拿出兩頂安全帽，將其中一頂紅色的遞給了孫紅媚。

孫紅媚順手接過後，便熟練地將安全帽戴上，等到帽帶扣上之後，孫紅媚突然靈光一現地說：「咦？這頂安全帽……我覺得很熟悉耶，是我的嗎？」

「嚴格說起來，是我買的啦！不過是買來讓妳戴的。」魏羽昇坐上機車道：「上車吧，到了我的住處，妳應該會想起一些事情吧？」

孫紅媚坐上了後座，喃喃說道：「我們的關係……究竟是什麼樣子啊？」

機車行駛在無人的西屯路上，只有零星的車子自身旁呼嘯而過。

魏羽昇道：「如何？這附近的街道，有沒有讓妳想到一些什麼？」

孫紅媚東張西望，然後搖頭，「街景有印象，不過，並沒想起什麼特別的記憶。」

「這樣啊，我們之前有順著這條路上山，到了前方的都會公園聊天。」

「咦？是嗎？都會公園哦……這個名稱好像有點印象……」

魏羽昇自言自語道：「說起來有點奇怪，平時這個時間在這條路上，車輛還是滿多的，今天倒是沒什麼車子經過……」

眼前是一處亮著紅燈的路口，魏羽昇將機車停住，等待著燈號由紅轉綠，可是突然，無預警地一股巨大的衝擊力由魏羽昇的右方襲擊而來！

機車被撞倒的同時，魏羽昇也飛向了對向的車道。

就在此時，對向車道正有一輛大型貨運卡車，迎面朝他疾駛而來。

正當魏羽昇摔在地上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，無意之中伸出的右手又被一股力量強行拉扯離原位，正巧避開了卡車的撞擊。

就在驚魂未定的時候，魏羽昇回過了頭，發現是孫紅媚將他強行拉了回來，但是當魏羽昇想開口道謝之時，卻因眼前的景象而無法發出聲音——

在他前方，原本機車等紅綠燈的地方，站著一個女人。

她身穿破損的白衣，衣服上頭染著斑斑的血跡，一頭長髮覆面，只露出一隻眼睛，正以一種怨恨又憤怒的眼神，死命地瞪視著魏羽昇與孫紅媚。

「你竟然這麼做，為……什麼……」眼前的女人用著沙啞的嗓音說著，令人感到不寒而慄。

魏羽昇被孫紅媚拉著站了起來，聽到白衣女子這句話，他猛然回神，驚呼道：「啊！小姐，妳受傷了嗎？是車禍嗎？需不需要報警？」

「魏、羽、昇……一定要死。」白衣女子不回答，卻是咬牙切齒地這麼說，「魏羽昇一定要死……魏羽昇一定要死……魏羽昇一定要死……魏羽昇一定要死！」陰惻惻地說著說著，白衣女子目露凶光，狂吼著道：「魏羽昇一定要死啊啊啊啊啊！」

不等魏羽昇有所反應，全身是血的女人伸出了雙手，手指成爪，竟整個人撲向了他。

「啊！趴下！」孫紅媚伸手將魏羽昇的身子壓低，就在兩人蹲低的時候，全身是血的女人止不住腳步，整個人撞到對向路邊停放的汽車，將汽車撞成了一團廢鐵。魏羽昇看得呆了，喃喃地說道：「那個難不成是……女鬼？」

除了鬼，誰有辦法用身體把汽車撞成廢鐵？

孫紅媚急忙牽起倒地的機車道：「看樣子八九不離十了啊！」

魏羽昇喃喃道：「今天我第一次遇到了靈異事件，又第一次看見了女鬼，我……我應該是要先高興，還是應該要先恐懼啊？」

天吶，他每天都在期望撞鬼，今天終於遇到了！

「你應該是要先逃命啦！」孫紅媚將他整個人推到機車前座處，坐到後座後敲著已坐上車的魏羽昇的安全帽道：「你還在發什麼呆啦！快點發動機車逃跑啊！」

「哦！好、好。」

魏羽昇依言發動了機車，讓機車奮力的往前奔馳，沒想到全身是血的女鬼，竟飄浮在半空中，快速的飛了過來。

「啊！作弊，竟然用飛的！」孫紅媚望向後方，發出不平之鳴。

「什、什麼？鬼、鬼真的會飛？」後照鏡的角度照不到，魏羽昇正想轉頭看個究竟，卻被孫紅媚壓著安全帽將頭轉正了回去。

「騎機車時給我看前面啦！你就這麼想變成她的同伴嗎？騎車不看路很危險的你不知道嗎？」孫紅媚邊轉頭望向後方邊說，卻見全身是血的女鬼依然緊追不捨，速度漸漸地加快，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。

「糟、糟了！」魏羽昇驚呼道：「前面有紅燈——」

「看是要被車撞死還是被鬼殺死，你選一個吧！」孫紅媚尖叫道：「如果是我，我寧願選擇衝過去啦！就賭賭這個時間會不會有車子突然衝出來吧！」

「難道不能紅燈右轉嗎？」

「對耶，罰責比較輕。」

「不、不是這個問題吧？」

嘴上互相吐槽，魏羽昇的動作卻沒慢，乾脆地右轉，然後繼續往前衝。

幸好深夜時分，路上的車輛本就不多，魏羽昇他們才能安然無恙的鑽了好幾個路口，並朝著市郊的都會公園方向前進。

魏羽昇猛催油門，以期能夠以最快的速度脫離被女鬼追逐的危險，但偶爾遇到的車輛，也讓他閃躲的驚險萬分。

就在遇到了第二個紅燈之際，魏羽昇想趁勢將車身轉過路口，卻在剛轉了過去之時，車身一個打滑，重心一偏，整輛機車竟瞬間倒了下去。

完了！車子倒了，這下要「犁田」了……

魏羽昇試圖挽救，但機車與身體依然即將磨擦地面，不料，突然「砰」的一聲，整輛機車自傾斜的狀態被扶正了。

後座的孫紅媚說道：「油門別放開，機車不會倒的。」

魏羽昇無法理解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但斜眼瞄了一眼機車後照鏡，全身是血又飛在空中的白衣女鬼，依然鏗而不捨，充滿了毅力的緊跟在後，且與機車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，於是，魏羽昇沒餘裕繼續思考剛剛不科學的狀況了，再次加速前進。

到了下個路口之時，孫紅媚忽然叫道：「從這裡右轉進去。」

由於她喊得突然，魏羽昇尚未減速就瞬間轉彎，結果就是再次讓機車打滑歪倒，但這一次魏羽昇眼角餘光見到孫紅媚伸出了勻稱的右腳，在柏油路面上狠狠踹了一下，利用反作用力，讓整輛機車恢復平衡。

魏羽昇看得目瞪口呆，愣了兩秒才問道：「孫、孫紅媚！妳的腳……妳的腳，沒、沒有事嗎？不會痛嗎？該不會骨折了吧？」

孫紅媚一聽，嘻嘻笑了一聲，「我沒事啦！一點都不痛，只不過是在地上蹬了一下而已嘛，我剛剛不是告訴過你，機車不會倒的嗎？放心啦！」

魏羽昇忍不住充滿驚訝地低呼，「怎麼可能！在這種車速之下，妳這樣子踹，妳的腳會沒有事？這怎麼可能啊！」

孫紅媚愣了一下，想出了個理由，「我……啊！我覺得，我以前大概有練過什麼厲害又神奇的武術吧？剛剛就是利用一種巧勁，再配合力矩與支點，加上作用力與反作用力，再計算潮汐與地心引力的交互作用，經過縝密的配合，踢出適當力量的一腳，就能讓機車的重心回穩，讓機車不會倒……嗯！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！」

魏羽昇無言半晌才頭疼的道：「妳剛剛只是將一些妳知道的專有名詞拼湊著說出口而已吧？再說，妳不是失去記憶了，最好是還記得用什麼巧勁。」

孫紅媚敲了一下他的安全帽道：「你不要管那麼多啦！你不懂就不要管啦！反正，好孩子不要輕易嘗試，知道嗎？你專心騎機車，快點甩掉那個全身是血的女鬼吧！」

在孫紅媚的強勢命令下，魏羽昇繼續騎車逃跑，然而，無論魏羽昇如何加速，他們與女鬼之間的距離卻有減無增。

怎麼辦才好呢？孫紅媚在心裡思考著，突然看見對向車道的遠方，有強光照射了過來，依照燈光的高度與間距，可以猜測出是一輛高速行駛中的聯結拖車類的大型車輛。

她眼睛一轉，貼到魏羽昇的耳畔說道：「魏！等到我喊轉彎的時候，你就將機車左轉進前方的路口。」

魏羽昇質疑道：「前面有大卡車開過來，如果我們要左轉，勢必要減速等大卡車先過，這樣女鬼可能已經……」

「不要減速！」孫紅媚堅定地說道：「你不用怕機車會打滑，就用全速彎過前面的路口吧！」

如果孫紅媚再早一點提出這個要求，魏羽昇必定會拒絕，但見識過孫紅媚奇妙的恢復機車平衡方法，再加上被女鬼追逐的壓力，魏羽昇決定豁出去了。

這可是攸關他們兩個的小命！

機車嗖地飛馳，也不知過了幾秒，魏羽昇聽見孫紅媚突然大叫道：「就是現在，快點轉彎！」

他想也沒想，將機車左轉，此時，大卡車司機也發現有機車突然衝到自己的前方，他按了一陣要刺破耳膜的喇叭聲，伴隨著緊急的煞車聲及不堪入耳的一長串咒罵。就在機車即將打滑傾倒遭大卡車撞上之際，孫紅媚又以左腳踢了路面一下，機車

有驚無險的扶正之後，加速駛離了路口。

孫紅媚回頭一望，在她的設想中，當機車閃過了大卡車之後，猛烈衝過來的大卡車勢必會撞上緊迫在機車後方的女鬼，誰知，她看到的是女鬼在撞上大卡車的一瞬間，身體忽然變得朦朧，穿透了大卡車。

「什麼！這樣都撞不到？」孫紅媚咋舌道。

魏羽昇沒聽見她這句嘀咕，繼續努力的在馬路上穿梭，好幾次驚險萬分的閃躲避開路上的車輛與障礙，但不論如何加速衝刺，全身是血的女鬼，依然緊跟在後，甚至已經貼到了機車尾端。

孫紅媚已經盡量將身子挪前，努力的貼緊魏羽昇了，但一回頭，卻看見全身是血的女鬼伸出了右手，僅餘不到十公分就要碰到她。

她嚇得大叫道：「魏！她她她快抓到我了啦！你就不能再騎快一點嗎——」

魏羽昇也急道：「我的油門已經催到底啦！」

就在此時，全身是血的女鬼，終於將手搭上了孫紅媚的肩膀。

Crescent Family